





原件短缺



鑄錢仍申主者勸會

之卿以平大小之價以

人之所急然絲布財穀

務未故有盜鑄者胃嚴刑

天下泉貨益少弊帛頗輕欲

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

其流布宜令所在知鑄委按

禁造銅器所有採銅錫鉛者

易皆令通用如聞市肆

錢貨兼用違者准法罪之

八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

八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者耕

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用頃雖官鑄所

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

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

於賢君况古往今來時異事反經費之義安有定耶終然自拘

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寮詳議可否朕將

親覽擇善而從中書侍郎平章秘書監崔沔議曰夫國之有

錢時所通用若許私鑄人必竟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漸忘本

業大計斯貧是以賈生之陳七福規於更漢令太公之創九府

將以貧殷人况依法則不成違法乃有利謹按漢書文雖除盜

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為他巧者然則雖許私鑄不容姦錢

錢不容姦則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私鑄者無利則除令之與

不除為法正等能謹於法而節其用令行而詐不起事變而姦

不生斯所以稱賢君也今若聽其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

皆知禁誠則漢政可俾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今若稅銅折役則官治成計估度庸則私錢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謹守舊章無越制度且夫錢之為物貴於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錄事參軍劉扶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弊黃金為中弊力布為下弊管子曰夫三弊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者使物一為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令之錢即古之下弊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其人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

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故人之從今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萊不墾草墾不懇又憐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矜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則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郊愚計夫錢重者猶入鑄日滋於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

者衆矣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之為器則不如勝禁之害無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不復利矣是一舉而兩美兼也伏惟陛下熟察之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瑒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令若一啟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時公卿群官皆建議以為不便事既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貞觀中詔下以惡錢之禁十月詔貨弊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為本錢力是末賤本貴末為弊則深法教之間宜有變革自今已後所有莊宅以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綺綿等其餘市買到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惡下重禁下以惡錢之禁

二十六年於宣潤等州置錢監

天寶初兩京用錢稍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錢加價迴博令好惡通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江淮南每一錢貨得私鑄惡錢伍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縱環之類每一重過三斤貞觀中詔下以惡錢之禁十一年正月勅曰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堪事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两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為接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有過限輒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依條件處分是時就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塲出左藏庫內

非叫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
炒穿穴古文余並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天寶之制諸州九置

三十鑪楊潤宣鄂尉各十鑪益柳各五鑪洋州三鑪每鑪錢三
五三十人每車除六月七月八月十月作十者每鑪各用銅三
每萬錢用銅鑄錫價約七白金三十七百九斤墨錫四百四十斤納
二千三百貫納一歲計錢

肅宗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貨之與其來已久蓋代有沿革時
為重輕周與九府寔啓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

令小大兼適毋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兵
戈未息幣藏猶虛下式獻初軍之誠弘羊興富國之筭靜言立

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為新鑄
不廢舊錢寔室三官之資用收一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

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其文曰乾元重寶其開通元
寶者亦依舊行用所有私鑄捉搦處置即條件奏聞

二年八月又鑄大錢其文依乾元重寶而重其輪以別之一當
五十詔曰九府陳規百王不易或以輕為重蓋取適時以重為

輕用為救弊則以形分龍馬勢寫刀龜子毋相沿變通斯在今
國步猶阻幣藏來克重歛乃人日不堪薄征則軍賦未足是以

須令改鑄務欲濟時自聞行用已未頗亦公私益今可於絳
州諸鑪加樣起鑄更增新郭不變舊文每以一錢用當五十利

豐費約室允事宜其錢以二十斤成貫自余錢監並聽依舊專
茲厚利足以富國人安俗阜朕復何憂仍令鑄錢使即勾當起

鑄新錢或有姦濫所由奉法勿至寬容仰州縣明示錢樣切須
捉搦勿使違犯在京官奈此無俸料桂王之費將何以堪宜取

絳州新錢給冬季俸料即仰所由申請計會支給且多難之祭
家國當同頃者急於軍戎所以久虧祿俸眷言憂恤常愧于懷

今俯及授衣略為調給庶資時要宜悉朕懷於是新錢與乾元

開通元寶錢三品並行焉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十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擡舊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擡加價錢為虛錢長安城中競為盜鑄寺觀鍾及銅像多壞為錢姦人豪族犯禁者不絕京兆月鄭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縱數月間擄死八百余人益無聊中外皆以為變法之弊對奏曰聞貶第王琦為忠州長史

三年二月詔曰泉府之設其未尚矣或時改作則制有重輕往以金革是殷邦儲稍闕屬權臣掌賦變法非良遂使貨物相沿穀帛勝踴求之與頌弊室由斯夫易往調紘政之要者令欲仍從舊貫漸罷新錢又慮權行轉資艱急如或猶循所務未塞其源實恐物價虛騰黎元失業靜言休要用籍良圖且西漢舊規典章公革必朝廷會議共體至公蓋明君不獨專法當從眾議庶遵行古之道俾廣無私之論宜令文武百官九品以上並

於尚書省集議託委中書門下詳擇奏聞臣等書

諸嫌議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則須議新錢且欲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鑪之物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姦未絕况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籍變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錢宜十文宜用乾元當十錢宜依前行用仍今京中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後進止七月詔重稜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用其天下諸州並准此

十二月詔應典貼住宅店鋪田地碾磑等先為實錢典貼者令還以空錢贖先以虛錢典貼者令虛錢贖其餘交關並依前用給賞價錢由是錢有虛實之稱

代宗寶應元年五月甲午改行乾元錢以一當二乾元重稜大

錢以一當三丙申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錢重稜
錢不在行用之限初度支使第五琦奏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
十以贍國用又以乾元重寶錢奏加重稜以一當五十行之僅
半歲犯私鑄者日有數百府縣不能禁朝廷以錢貨大弊仍奏
悉依開元錢以一當一人甚便之

大曆四年正月間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請於
絳州汾陽銅源兩監增置王鑪鑄錢許之公請許其鑄
七年十二月禁天下新鑄造銅器准鏡得鑄其器舊者聽用之
不得貨鬻將廢錢貨資國用也

德宗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
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功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
倍利也今商周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
增工鑿山之取銅興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

千貫度功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
請皆罷之又天下銅鐵之治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
侯方岳所宜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請惣隸
監鐵使皆從之

二年八月諸道監鐵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錢文
下麓惡揀擇納官者三分總有二分余並鉛錫銅盪不數斤兩
致使縮價騰貴惡錢漸多訪聞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鑄轉相
貿易姦濫漸深今後委本道觀察使明立賞罰切加禁斷

四年六月判度支侍郎趙贊以常賦不足用及請採連州白銅
鑄大錢一以當十權其輕重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為非便
皆寢不復請

貞元九年正月諸道監鐵使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
器雜物等仗以國家錢鈔損失多門與販之徒潛將銷鑄每銷

錢一千為銅六年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余其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准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勅令准大曆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勅文一切禁斷年月深遠違犯尚多臣請自今已後應有銅山任百姓開採一依時價官為收市除鑄鏡外一切不得鑄造及私相買賣其舊器物先在人家不可收集破損者仍許賣入官所貴銅價漸輕錢免銷毀伏請委所在觀察使與臣屬吏計會處置詔曰可

三月勅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姦使人易從勿於不擾自今已後有人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糺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祇承人等並不須干擾若非因買賣自持錢於街衢行一切勿問

七月張滂奏所在錢貨伏請不許壅塞以通商賈從之

十年六月勅今後天下鑄造買賣銅器並不須禁止其器物每斤價直不得過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長吏及巡院同勾當訪察加有銷錢為銅者以盜鑄錢罪論

十四年十二月鹽鐵使李若初奏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貨數少繒帛價輕禁止見錢不令出界致死課利有關商賈不通請指揮見錢任其往來勿使禁止從之

憲宗元和元年二月以錢少禁用銅器

八月靈武節度使李樂奏黃河堤岍摧得古文錢三千三百其形甚小方孔三足

二年二月詔曰錢貴物賤傷農害工權其輕重須有通變比者鉛銅無禁鼓鑄有防其江淮諸州府收市銅鉛等先已令諸道知院官勾當緣令初下未盡頒行宜委諸道觀察等使與知院官專切勾當事畢日仍委鹽鐵使據所得數數會聞奏

四月禁鉛錫錢

二年五月益鐵使李巽上言得胡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泊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堯官檢覆實有銅錫令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

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之人急居貨者必損已之資今欲著錢令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民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無漸恐人或相譎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史今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立程限逼迫適人任其貨者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行徧行朕當別立親規該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其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

其天下自五嶺已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史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仍委益鐵使作法條流聞奏

六年六月制曰夏貢有羌先乎任土周弊殊等實在使人近日所徵布帛並先定物樣一例作中估受納精麤不等退換者多轉將貨賣貨致折損其諸道留使留州錢數內絹帛等但有可用處隨其高下約中估物價優饒與納則私無棄物官糜逋財其所納見錢仍許五分之一中量徵二分余三分兼納實估疋段錢以準貨本約其重輕制之不均遂推百物由是競為蓄聚漸棄流通粟帛轉賤農桑益廢若無釐革其弊難堪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疋段委度支監鐵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數條流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

二月河東節度使王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爐鑄金金漸

廢錫錢詔河東道自用錫錢已來百姓不堪其弊若蔚州鼓鑄
漸致銅錢則公私之皆得充用宜委所司子細計料量借錢今
積漸加至五鑪乘用玉刻妻支並燈刻又京北民開具事
九年二月詔蔚州鑄錢令度支量支錢三万貫充本
是月詔曰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通變將以使人所貴絡貨
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以聞
五月詔自今已後諸州府有請以破鍾再鑄宜令所在差人監
領不得令銷錢毀器別有加添制昌州廷燒山師弟等四
是月兵部尚書判戶部王紹戶部侍郎判支盧坦監錢使王播
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北來
不許商人便換因滋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輕錢不出戶等
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戶部度支監鐵三司任便換見錢一
切依舊禁約狀以此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
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詔從
之御製本行論錢山竟不
七月度支戶部監鐵等使奏先各差所由招召商人每貫加餽
中官一百文換錢令並無人情願伏請依元和五年例敵貫與
商人對換從之言言許京師中里到私和許文監
八年四月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万貫令兩常平收市
布帛每疋估加十之一十二年四月詔曰泉貨之設古有常規
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歛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令繒帛轉
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万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
依市價交易選擇清幹官吏專切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
條件聞奏必使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詔曰近日布帛轉輕見
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內文武官僚不問
品秩高并公郡縣王中使等以下至士庶商旅等寺觀坊市所

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勅出後限一月內任將別物收貯如錢數校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內於地界內卅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不得更過兩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並須計同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令所司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寮及公主等並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貳屬中使亦具名銜聞奏其贖貯錢不限多少並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二分克賞錢數其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人論告亦重科處并量賞告者時京師市里區肆所積聚方鎮錢如五鎊韓孔李惟簡少時不下五千方貫於是竟買第室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傭僦以歸其直而高貨大賈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

十四年六月勅應屬諸軍諸使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

陌內欠錢有鉛錫者宜令京兆府抽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羗人就軍者決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仍令府司聞奏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閏正月詔曰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欲減稅則國用不克依舊則人困轉甚貨輕錢重征稅暗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

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惟今年閏正月十七日勅令百寮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群官揚於陵等伏請天下兩稅權酒鹽利等悉以布帛絲綿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賤重錢漸輕農人且免賤賣疋帛者伏以群官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稅供上都反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六年以後並改配端匹斤兩之物為稅額如大曆以前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約仍元和十五

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佐物迴計如舊納實估物并見錢即於端匹斤兩土量加估價迴計變法在長其物價之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餽法行即當就實此舊給用故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緡入百符其鹽利酒利本以權率計錢有銖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但舊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上既不專以錢為稅人得以所產用輸官錢則貨弊必適其重輕隴畝自廣於蠶織便其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乏絲麻或地邊塞風俗既異賦入不同亦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又群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開銅器令卅郡鑄錢者昔漢朝亦令郡國鑄錢當開元以來未置鹽錢使亦令卅郡勾當鑄造令若兩稅盡納匹段或慮兼要通用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略使便據元勅給與價直并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鑄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用錢物充所鑄錢便克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校省本所資衆力并收衆銅天下併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盡傳其諸州府有出鉛銅可以開鑪鑄處具申有司便令同諸州監冶例每年與本克鑄如此則見錢稍廣物價漸增天下百姓日有所利軍國用度亦莫無虧其收市銅器期限并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令有司條流聞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請贖處分將欲頒行尚資周慮請令門下中書兩省尚書省御史臺并諸司商量重議開奏從之

長慶元年正月詔公私便換錢物先已禁斷宜委京兆府切加覺察

九月勅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外內公私給用錢從今已後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千九百二十文成

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
敬宗寶曆元年十月河南尹王起奏准八月二十一日勅不許
銷鑄見錢為佛像仍令京兆河南尹重立科條聞奏令請犯者
以盜鑄錢論制可

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元和四年閏三月四日勅應
有鉛錫錢並令納官如有入糺得一錢賞百錢當時勅條貴在
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則有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百貫
銅錢執此而行是無畔際昨因任清等犯罪施行不得遂酌事
理量精料賞或恐已後更有犯者宜立節文令可遵守臣等高
量自今已後有用鉛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卅府常行杖決脊
杖二十十貫以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集衆決殺其受
鉛錫錢交易者亦准此處分其所用鉛錫錢並納官其能糺告
者每一貫賞錢五千不滿一貫者准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

取當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至死者徵納家資充填賞錢
其元和四年閏三月四日勅便望刪去可之
四年十一月勅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貫至十萬貫限
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已下者限二周年處置
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即任人糺告及所由覓察
其所犯家錢並准元和十二年勅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費
糺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並准
元和十二年勅處分其所由覓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行
五年二月益鐵使奏湖南管内諸州百姓私鑄告到錢伏緣衡
道數州連接領南山洞深邃百姓依模監司樣競鑄造到脆惡
奸錢轉將賤價博易與好錢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嶺南
等道應有出銅錫處亦慮私鑄濫錢並請委本道觀察使條流
禁絕勅百宜依

八年二月益鐵使王涯奏請於蔚州置飛狐鑄錢院以變河東管內錫鐵之弊從之

開成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裴度奏管內蔚州飛狐縣鑄錢侵害百姓請廢院令道自鑄便充每年甲價詔曰鼓鑄之利合歸有司制置已成難更更改其飛狐依前令度支收管其甲價便以新鑄錢充其所由工匠令院司與觀察使計會且挾名申不得廣占人戶侵擾州縣

六月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弊輕錢重如何宰臣楊嗣復曰此已多年但且禁銅不可廣變法廣變法即必擾人李珣曰今請加鑪鑄錢他法不可先有格令州府禁銅為器當令以銅為器而不禁所病者制勅不曾不經年而州縣因循所以制令相次而示之為常今自淮而南至於江嶺鼓鑄銅器列而為肆州縣不禁市井之人逐錐刀之利一緡範為他器鬻之集利不啻數倍是則禁銅之令必在廢峻斯要也

武宗會昌六年二月勅緣諸道鼓鑄佛像鍾磬等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稍增文武百寮俸料宜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其半先給虛估足段對估時價支給勅比緣錢重弊輕生人轉困令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於此宜先申申之令以誠居資之徒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例科斷其舊錢並納官事竟不行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勅准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為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為陌便有除折令後委河南府指揮市肆交易並須以八十五文為陌不得更有改移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詔曰錢者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

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吳改
弊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賈而防火姦也宜令所司散下
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又工人銷鑄為銅
器兼沿邊州鎮設鈴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

三月知唐州駢晏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鑄小錢揀得
不少皆是江南綱高挾帶而來詔曰泉布之弊雜以鉛錫就中
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高挾帶舟楫
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為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
於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
舟船到岫嚴加覓察若私載往來並宜收納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中書奏訪聞三京諸州府所賣銅器價貴
多是銷鑄見錢為器以邀厚利勅百宜令遍行曉諭嚴加禁制
如元舊破損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器物仍生銅器物每斤價

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者價買賣之人依盜鑄
錢律科斷

十一月勅諸道州府約勅見錢素有條制若全禁斷文匪通規
宜令遍指揮三京及訪道州府其諸城門所出見錢如五百已
上不得放出如稍有違犯即准元條旨揮其沿淮州縣鎮即准
先降勅命處分

十二月勅行使銅錢之內如聞挾帶鐵錢若不嚴設條流轉恐
私加鑄造須行止絕以息姦欺應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錢即宜
毀棄不得輒更行使其所使錢不限多少並納入宜仍科深
罪

二年七月度支奏三京鄴都并諸道府市肆買賣所使見錢舊
有條流每陌八十文近計聞在京及諸道街坊市肆人戶不顧
條章皆將短陌轉換長錢但恐罔欺殊無畏忌若不條約轉啓

梓門請更各降指揮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大陌錢從之

十月右司負外郎楊薰奏先以銅器貴市人多銷錢以為器下令禁之令不行又舉之乃再行前勅亦不能禁

三年十二月青州上言北海掇得鐵錢二百萬

四年四月禁鐵鎖錢時湖南純使鑄錢青銅一錢折當一百商估易換法不能止

八月工部員外郎孫洽奏准律馮錢作銅最為大罪望加禁絕九月勅先條流三京諸道州府不得於市使錢內夾帶鐵錫錢雖已約束仍聞公然行使自此有人於錢陌中捉到一文至兩文所使錢不計多少納官所犯人准條流科罪

長興元年正月鴻臚少卿郭在微奏訪鑄造新錢或一當十或一當三千或一當五千兼准錢譜一卷仍於表內徵引故出卅節度使劉仁恭為鐵錢泥錢事勅旨劉仁恭項為燕師不守藩

條輒造泥錢號為山庫殊非濟物一向害人醜狀尋除惡名猶在廊在徵既居班列合識規章豈可显對明庭遠陳弊事仍緣舊譜更撰新文加之以一當千真謂將虛作實據茲見解宜加懲責可降授衛尉少卿同正仍勒依舊篆字其所進錢譜納在史館其擅造到當數錢圖並令焚毀

二年三月勅諸通州府累降勅命不得使鐵鑄錢如有違勅行使者所使錢不許多少並沒納入官所犯人具姓名以聞近日依前有無良之輩所使錢內夾帶鐵鑄錢須議再行止絕宜令諸道州府嚴切條理密差人常於街坊察訪如有裏私鑄馮及將銅鐵銷鑄別造物色捉獲勘究不虛並准前勅處分

三年三月河府奏重開廢銅治

末帝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准條流處分

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勅朕以歷代鑄錢濟時為宝久無監務已絕增添邇來趨利之人違法甚重銷鎔不已毀蠹日滋禁制未嚴姦弊莫止既無添而有損耗國以困民將致豐財須行峻法宜令監鐵使禁止私下打造鑄瀉銅器違具條流事件聞奏十一月勅國家所資泉貨為重減耗漸虧於日用增加自致於時康近代已未中原多銷蠹則甚添鑄無聞朝廷合議於條章衆海必臻於富庶宜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曉示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宝為文左環讀之委監鐵司鑄樣頒下諸道令每一銖重二錢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依舊禁斷尚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處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為主官中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其陳許鑄錢外則不得接便別鑄造銅器

如有違犯者並准三年二月三十日勅條處分
十二月勅先許鑄錢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切慮逐處闕難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因茲不得入錫并鐵及令缺漏不堪久遠用使仍委監鐵司明行曉示余准元勅指揮
四年七月勅先天下州郡公私鑄錢近聞以鉛錫相參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不可久行今後官私鑄造私下禁依舊法
十一月建錢鑪於礪川為石豹之治
漢隱帝乾祐初始使七十七陌錢是時膳部郎中羅周喬上言曰錢刁之貨今古通行從古以來鑄不造息長無積聚蓋被銷鎔若不峻設隄防何以絕其姦宄臣請勅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凡器物服玩鞍轡門戶民間百物舊用銅者今後禁斷不得用銅諸郡邑州府鄧市已成銅器及繫帶僕頭線及門戶飾許勅

出後一月並令納官官中約定銅價支給候諸處納畢請京在
置鑄錢盡俾銅盡為錢以濟軍用除錢外只今鑄鏡鏡亦官鑄
量尺寸定價其餘並不得用銅如敢固違請行條法以杜姦源
疏奏不報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勅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與販
所有一色即不得馮破為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入亂告捉獲
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死其地分所由節級決脊杖七十放
隣保人決鬻杖七十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
世宗顯德二年九月勅國家之利泉貨為先近朝以來久絕鑄
造至於私下不禁銷鑠歲月漸深姦弊尤甚今採銅與治立監
鑄錢莫使公私宜行條制起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及鏡并寺
觀鍾磬欵相輪火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應兩京諸道
州府銅像器物及諸色裝鉸所用銅限勅到五十日內立須毀

折送官其私下所納到銅擄斤兩給付價錢如出限輒有隱藏
及理窖使用者一兩至一斤所犯人並加等第刑責至五斤已上
不許多少所犯人處死其銅鏡今後官中鑄造於東京置場貨
賣許人收買於諸處與販初世宗謂侍臣曰今以錢貨之弊從
銷鑄銅等物以毀佛與利而不遠存其像非重物之至也廣其善道
以化人心能奉道佛則不遠存其像非重物之至也廣其善道
乃奉佛之聖捨頭目之與利所朕自可濟民亦將可惜也
况聞天聖捨頭目之與利所朕自可濟民亦將可惜也

使糴賈巨周縣倉在立重泉之成成名也人懼文恭切假穀也此成令

曰民自有有鼓之粟者不行民奉所聚粟以避重泉之成而國

穀二什倍巨喬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喬之粟亦二什倍而市

金衡也終身無籍於人桓公又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

而糴賤欲以東之賤彼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山

粟五鍾百泉則鍾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鍾齊東之粟釜十泉

則鍾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救粟其籍若此

則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其粟

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飢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

近之准平矣君以下令稅之人三十錢准以五穀八者東之人納三

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萬人藏之為此有

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道市有新成國京者二家大謂君請武

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王也聘問也使於人刻之壁仍者八行

令半年萬人捨其業而為國京以藏救粟者過半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音糴甚貴傷人北人謂甚賤傷農人傷則

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

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理田百畝歲收畷一石半為粟者

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

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

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

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卅四不足不幸疾病死喪

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

令糴至於甚貴心也是故善此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

熟其收有四余四百口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令大熟四倍收

石此為糴也中熟自三余三百石自三百石糴其二百石此為糴三而
舍下熟自陪余百石陪收三石謂中石官糴其五十
小飢則收百石年歲百收三分之五也今中飢七十石分之二
大飢三十石收五分之二也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
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
之所歛官出糴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
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余以補不足
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正口里由百糴為外糴一石半為糴
晉武帝欽平一江表穀賤而布帛貴帝欽立平糴法用布帛市
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
不詔曰夫百姓平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屢是報相之理也故古
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
政之苦者也然此事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

異同財貨未能通達其制更令國室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
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
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欽令農
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
儉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一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詔曰善為國者使民無乏而農益勸是以
十二而稅周道克隆開建常平漢載惟穆岱畎泉浮汶來貢
杞梓皮革必緣楚徃自水德將謝喪亂引多師振歲興飢饉代
有貧室終於課調泉具傾於絕域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困厥
產或用九賦雖有交貨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資塗炭寔此之
由首在開茂星紀未周余弊尚重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
於當年工商罕兼金之除四夫多飢寒之患良由園法久廢上
弊稍寡所謂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此下貧之家可蠲三調二年

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糶米谷絲綿之屬平和其價以優黔首
遠邦常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
所乏可見直乃私勿使通刻尚重糶米不與於糶米京師
後魏鹿念前廢帝普泰中為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
州和糶大使結歸米且則於糶軍國器國情實四未不國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正月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
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准口聽留以外尽糶

唐則天證聖元年三月詔二月廿八日勅州縣軍司府官等不得輕
取和糶物亦不得遣人替

玄宗開元二年閏二月廿八日勅年歲不稔有無須通所在州
縣不得閉糶各令當處長吏檢校

十六年九月詔曰如聞天下諸州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
農加錢收糶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為

便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取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五錢百
姓有糶易者為收糶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糶訖其所用錢物

及所收糶物數具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檢校

二十五年九月戊子勅曰適變從宜有國常典恤人濟物為政
所先今歲秋苗遠近豐熟時穀既賤則甚傷農事資均糶以利

百姓宜令戶部郎中鄭昉殿中侍御史鄭章於都畿據時價外
每斗加三兩錢和糶粟三四百石所在貯掌江淮漕運固甚

煩勞務在安人宜令体息其江淮間今年所運租停其閩輔委
度支部中兼侍御史王翼准此糶粟三四百萬石應須船運等
即與所司審計料奏聞

二十六年三月景申勅日如聞寧慶兩州小麦甚賤百姓出糶
又無人糶衣服之間或慮難得宜令所司與本道支使計會每

斗加於時價一兩錢糶取二万石變造麥飯貯于朔方軍城

二十七年九月勅曰理國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以古
先哲后立法濟時使家有三載之儲國有九年之蓄雖遇水旱
終保康寧則克湯之代由此道也朕以薄德丕承眷圖身雖在
於九重心每同於兆庶而微誠克遂上帝降祥今歲物已秋成
農郊大稔豈但京抵之積有同水火之饒宜因豐穰預為收貯
濟之救人孰先于茲令宜所司速計料天下諸州倉有不充三
年者宜量取今年稅錢各委所由長官及時每斗加於時價一
兩錢收糴

天寶四載五月詔曰如聞今載收麥倍勝常歲稍至豐賤即慮
傷農處置之間事資通濟宜令河南河北諸郡長官取當處常
平錢於時價外科別加三五錢量事收糴大麥貯掌其義倉亦
宜准此仍委採訪使勾當便勘覆具數一時錄奏諸道有糧儲
少處各隨土宜如堪貯積亦准此處分

肅宗上元年九月勅先緣諸道開糴頻有處分聞所在米粟
尚米流通宜令諸節度觀察各於管內捉搦不得輒令開糴
代宗大曆八年十一月癸未勅度支江淮轉運三十万石米價
并腳價充開內和糴時京師大稔穀價驟賤大麥斗至八錢粟
斗至二十錢帝勤卹百姓思以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万石米
至上都乃量遠近費減至十万石三十万石米價充開內加價
和糴以利開中人權也庚子詔京官職用一切官為收糴令度
支估以聞度支奏估直五万貫詔加至八万貫以米估時賤寵
百官也

九年五月庚申以時屬年豐理國之本莫先兵食乃詔度支支
七十万貫諸道轉運使支五十万貫充和糴
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後所在一切不得開糴及隔截
權稅

德宗興元元年閏十一月詔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余濟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東浙西道加價和糴米三五十方石差官般運於諸處減價出糴貴從權便於以利於人

身元元年正月詔諸州府不得輒有閏糴
二年十月度支奏京北河南河中同華挾号晉給廊坊丹延等京北府兼給錢收糴每錢物悉折糴粟麥所在儲積以備軍食京北府兼給錢收糴每斗於時外更加十錢納於太倉詔可其奏自是每歲行之以贍軍國

十一月度支奏請於京北府明年夏秋稅二十二万四千貫文又請度支給錢添成四十万貫令京北府今年內糴粟收麥十万石以備軍食詔從之

三年閏五月度支奏河南中府及同華晉絳號廊坊丹延等

州今年夏稅令送上都及留都府錢八十一万留州實請量取三十万貫折糴豆麥等貯納仍委和糴使兵部中姚南伸勾當從之

四年九月詔京北府於時價外加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贖令所司自般載送太倉并差御史訪察有違勅文當重科貶先是多被折物或佐踰時價或先斂而不訓追集停攤割斂運納遠近怨苦故有是詔

八年十月以西北邊穀賤詔令度支增價和糴以實邊儲凡積米三十三万斛

九年正月詔曰分災救患法有常規通商惠人固之令典自今宜令州府不得輒有閏糴仍委監鐵使及觀察使訪察聞奏

十六年十月勅京北府今年和糴粟一百万石數內宜減三十石憲宗元和七年七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奏今年冬諸州和

糴野粟澤潞四十萬石鄭滑易定各一十五石夏卅八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萬石振武豐州益州各五萬石凡一百六十萬石今以秋豐稔必資蓄備其澤潞易定鄭滑河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糴各於時價每斛加十文所糶人知勸農固有常備從人

八年九月癸丑權判度支兵部尚書王紹奏請折糴粟京北府二十五萬石同州四萬石華州三萬石陝州五萬石統州三萬石河中府三萬石絳州二萬石河南府六萬石河陽節度管內十萬石准田仍各於本州處中旬時估每斛加五之一京兆府量加五之二以當府秋稅青苗錢折納仍委戶部以不折估定段據數填還從之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勅春農方興種植是切其京西京北和糴使宜勒停先是度之以邊儲無備諸置和糴使經年無序從擾邊人故罷之

七月十八日大赦制近邊所置和糴皆給實續如聞傾來積弊頗甚美利盡歸於主掌善價不及於村閭或虛招以奉於強家或廣概用資於游客若不嚴約弊何可除宜委度支精擇京西京北應供軍糧并和糴院官并營用水陸轉運切加該察仍作條流檢轄速具奏聞

四年七月乙丑丁卯勅近日訪聞京城米價稍貴須有通變以便公私宜令戶部應給百官俸料其中一半合給定段者迴給官中所糴粟每斛折錢五十文其定段委別收貯至冬糴粟填納大倉時人以為甚便

八月詔於關內及關東折糴粟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飢歉其和糴價以戶部錢克收貯平日仍委戶部管繫尋常不得支用敬宗寶歷元年八月勅度支於兩畿及鳳州邠涇鄜坊同華河

中陝州河陽等道共和糴折糴粟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崔忠
信等分道主之以是大稔故也
十二月戊辰勅如聞河東振武今年熟今博糴米十萬斛般送
靈武收貯其償以戶部錢充

文宗太和三年九月詔以河南河北諸道頻年水旱重以兵役
而徐汴管內遭水潦如聞江淮諸郡所在豐稔困於甚賤不免
傷農州縣長吏苟思自便條約不令出界雖無嚴牒以避詔條
而商旅不通米價懸異致令水旱之處種食無資昔春秋之時
列國異政分巡救患猶載冊書况今朝典大行遠近一統禁錢
閉糴具在救文宜令御史臺諫御史一人於河南巡檢但每道
每州界首物價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潛有約勒不得更待文牒
為驗便具事狀及本貫材史縣令察判名聞如河南通商旅之
後淮南諸郡米價漸起展轉連接之處直至江西湖南荆襄已
未並須約勒依此幸勘聞奏仍各令觀察使審詳前後赦條焉
御史切加訪察不得容弊

四年七月甲子內出綾絹三十萬匹付戶部充和糴

八年八月戊申詔曰歲有歉穀有貴賤權其輕重須使通流非
止救災亦為利物同州諸縣至河中晉絳京西北豐熟之處宜
令近京諸道許商興販往來不得止遏

開成元年五月己卯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京兆府請開場收
麥何如李固言曰但優百姓則易糴今年百姓雖放兩稅亦須
聽其收貯自為歲計但情願出糴即於時加價收之鄭覃曰不
強其所不欲加價收糴人自樂輸

十月戶部請和糴粟一百万石

三年九月景辰朔中書門下奏請配諸道收糴粟一百万石以
備凶年甲申詔令戶部差官京西東都河中共糴粟六十万石

各於當處收貯以備水旱
宣宗大中六年五月勅自收關隴便討党項邊境生人皆失活
業連屬艱食遂不寧居兼軍儲未得殷豐切在多贍助今年京
畿及西北邊稍似時熟即京畿人家競般運斛斗入城收為蓄
積致使邊塞粟麥依前踴貴妻省司和糴亦頗艱難其弊至深
頃有釐革其京西北今年夏秋斛斗一切禁斷不得令入京畿
兩界其年六月勅近斷京兆斛斗入京如聞百姓多端以麩造
麩入城貿易所費亦多切宜所在嚴加覈察不得容許懿宗咸
通七年八月戶部奏請開和糴勅曰自數年江淮頗為飢歉今
年稼穡稍似豐稔國家比為傷農是開和糴如聞積弊繼有多
端善價不及鄉閭美利皆歸司局徒為名目不益公私委戶部
自此擇人深須峻法稍循前弊必罪所司史官曰和糴之文累
朝承弊

太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有司員外判戶
部姚康以分使和糴錢八萬貫其巡官李孚楊詢美各杖一百
允中等悉配邊蓋此法未得中也惟白居易元和時為右拾遺
上疏論和糴事其理最當辭去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
畿內及諸州和糴將收錢穀當利農夫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
者九曰和糴是官出錢入出穀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此來和糴
事殊不然但令府縣之官散配人戶促立程限加嚴徵催苟有
稽連即被捉搦迫蹙鞭撻甚於賦租和糴之名乃為虛設故曰
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此於時價稍較饒利誘
人人若見利自然速近爭來利害之間可以此辨苟除前之弊
行此之宜是真德和糴利入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
必不得已即不如拆糴者拆青苗稅錢使直納斛斗免令賤糴
別納見錢在農人亦堪為利况度支和糴多是雜色疋帛百姓

多須轉賣然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侷貿易不免損折所
失過半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納斛斗既无糴賤粟米之費
又無轉賣疋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
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
處村閭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蹙迫實不勘命臣近為畿尉曾領
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觀臣頃者嘗疏此人病聞於天聰
踈遠賤微無因小違今幸居禁戒列在諫官苟有佗聞猶合諫
獻况備請此事深此知弊臣若緘默隱而不言不惟上辜圣恩
實亦不負夙願猶慮愚誠不至至鑒未迴即望令左右可親信
者一人潛問鄉閭百姓和糴之與折糴孰利而與孰害乎則如
臣言不敢苟耳或陛下以勅命已行難於移改以臣愚懇則又
不然夫圣人之奉事也唯務便人唯永利物若損益相半則不
必迁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追改不獨於此其佗亦然

十月二十三日御史臺奏今後如有所在開糴者長吏必加賜
降本判官錄事參軍並傳見任書下考仍勅所在州縣各於版
榜寫錄此條懸示百姓每道委觀察判官每州府委錄事參軍
勾當逐月具不聞糴事由由臺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今歲自今已東水潦
為患物價騰踴人戶多於西京收糴斛斗近聞西諸道州府逐
斛皆有稅錢遂不通行乃同聞糴宜令各下京西諸道州府凡
關糴斛斗不得輒有稅率及經過水陸關防鎮縣妄有邀頡
四年正月壬戌詔曰輦轂之中郊甸之內時物踴貴人戶飢窮
訪聞自挾已西遐及邠鳳積年時熟百穀價和縱未能別備於
貢輸亦宜廣通於糴近聞輒有稅率已曾降勅指揮尚恐關
鎮阻滯行人憎長物價仰所在長吏切加檢御以濟往來推救
災卹患之心明奉國憂人之道又京圻之內自張全義制置已

數十年每聞開懇荒蕪勸課稼穡曾無歉歲甚有余糧公私貯蓄極多收藏未肯出糴更俟厚價頗失衆情宜令中書門下條流應在京及諸縣有停貯斛斗並令減價出糴濟公私如不遵行即仰聞奏別其檢括仍委河南府切詳勅命處分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乙酉中書舍人張文宝上言今歲時雨不愆秋苗倍熟應大熟處望下勅收糴以備歉歲

宋帝清泰元年七月詔鳳州禁糴出外界丁亥西歸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大理少卿路阮上言臣聞却敵者兵強兵者食兵不強无以驅除禍亂食不足无以贍國濟家方今海內未平寰中多事制叛則必功必計壯國在足食足兵臣伏

見天下諸州府舊穀尚賤新穀又登既漸豐饒例難糴皆臣請國家每隆大計頒作預防時當小稔之年可設无窮之備伏請取天下州府錢帛數逐年支計外委逐處長吏於津要處差清

白官收糴粟一色別教積貯以備荒年若在豐穰之日未見憂長如逢饑饉之時方明利濟疏不納時輩下養兵數廣於前衣食又倍之猶是合諸藩上供不足以充費問以畝稅並折徵糶

帛倉庫曾無兼年之蓄至廢帝嗣位大蝗起率百姓口食天下一空俄致戎人南收幸其困虛故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勅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開糴豈是愛人宜令沿淮渡口鎮鋪不得止淮南人糴易

三年七年勅沿淮諸州點檢淮南人所糴糧食如是以驢騾為馱及人負擔即仰放過不以舟車輦運過淮先是淮南大旱

德之命語博糴至是聞吳人收糴入官以備軍食遂詔止輩運過者

常平

夫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輕始自列國李悝起平糴之法至乎漢世壽昌建帝平之制裁之得宜取之有道

雖復天流行水旱作殄而穀有常價民無飢色其後迫於群議乃從中輟永平之歲遵用舊典市糴益賤廩庾充積既而罷焉晉氏之後南北更王或建置有初或評論糜決名稱之際因革或殊經制之方損益小異迄于隋室復有義倉社倉之名唐祚延久條式咸著朱梁五代干戈未息揚榷奏議亦頗及之原其立法之意誠以均節貨弊之高下防虞稼穡之豐歉調盈虛而御國用謹聚散而濟民命管子所謂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真得治財之術哉夫為邦者不可以不務也

漢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取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開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漕卒過半帝從之壽昌遂白令邊郡背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

平倉以給北邊民使之帝迺下詔賜壽爵關內侯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尤甚二年齊地飢民多餓死諸儒多言常平倉可罷帝從其議

後漢明帝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此登稔永平五年作常平倉立粟市於城東斛直錢三十府廩還積

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屯騎校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便而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民之

晉武帝泰始四年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賣以利百姓咸寧二年起太倉於城東常平倉於東西永沈曇慶為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帝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南齊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錢武帝欲置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下詔兼尚書右丞李珪之等參議出上庫錢五千方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除卅二百万

各於郡所市糴南豫州二百萬市絲綿綾絹布米菽麥江州五
五萬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鄆州三百萬皆市絹布米大小豆
大胡麻荆州米蕪粳粟湖州二百萬市米布鴈司州二百五十
萬西豫州二百五十萬南兖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皆市
絹綿米布南兖州蕪大麥大豈使臺傳並於所在市場
後魏李文太和十二年詔郡臣水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諸折州
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之歲用之余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
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相力田以買絹積財
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世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
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患也
二十年十二月置常平倉

東魏孝靜天平中常調之外遂曹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
於諸州緣何律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是之後倉廩之實
雖有水旱凶飢之處皆仰開倉以振元元之衆

北齊武成河清三年定令諸州郡常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
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之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錢時斟量割當
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糴之錢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太祖祖為初魏相創制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
用足畜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余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
之秋歛之隋開皇三年陝州置常平倉京師置常平監
五年五月詔置義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
旱百姓不終養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等
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
以食為命觀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積九
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
蓄積先備者也去年元陽關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

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
遠筭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帝深嘉納自是州
里豐術民賴焉社一云長義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出粟及麥於
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會每羊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明給
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下詔曰本積義倉止防水
旱百姓之從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之絕又北境諸州異於
余處雲朔下緩靈鹽簡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衆並納
本州若人有旱檢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
十六年正月詔秦疊成康文武芳宥旭洮岷渭絕河廓函隴涇
寧石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堂縣安置安
二年又詔社倉律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
斗下戶不過四斗仁壽二年九月置常平官開倉
仁壽二年九月置常平官開倉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四日令州縣始置社倉

是年九月二十二日詔曰朕祗膺靈命撫字黎民方緝隆平躋
之仁壽田畝之賦一以蠲除租銖之律悉皆停斷是以特建農
圃用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廢且富鍾庾之量異同水火宜置常
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畝豐羨則增
糴而收蠲類長之去甚去泰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并
兼宣通擁滯

五年十二月廢常平監官

太宗貞元二年四月制天下州縣並置義倉先是每歲水旱皆
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流移或致窮困左丞載
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之儲蓄禮經之所
明誠令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米實倉廩隨即出給纔
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

粟名為社倉終於文代得無飢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途無以支給請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頌畝每至秋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令出粟插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飢饉所在卅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預作計貯官為峯長以備凶年朕非所須橫生賦歛利民之事深知可行宜下所司議立條制至是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地畝納二并其粟麥抗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卅縣以備凶年制可之自是倉儲衍溢億兆賴焉

倉
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詔於洛相函徐齊并秦溝等卅置常平

高宗永徽二年閏九月六日勅義倉據地稅子實是勞煩宜令衆戶出率粟上上戶五石余各有看

六年八月京西二市初置常平倉以大兩道路不

顯慶二年十二月三日京西常平倉置平署官員自太宗以

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倉廩迫漸貧義倉支用自中宗神統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同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詔曰天下諸卅今年捐熟穀價全賤或慮

傷農常平之法行自往古苟絕欺隱利益寔多宜令諸卅加時

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歛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

必貴即令減價出糴豆等堪貯者熟亦宜准此以時出入務在

利人江嶺淮浙劔南地皆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其常平所

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並委長官專知改任日遞相付受

且以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若無糧儲之備必致飢饉之憂縣令

親人風俗所繫宜令隨當處豐約勸課百姓未便三載之糧且

貯一年之食每家別為倉窖非蚤忙農要之時勿許破用仍委

刺史及按察使校檢覈不得容其矯妄

四年五月勅曰天下百姓皆有正調正租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若緣官事使用還以正倉却填近年以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造米送京納所仍勒百姓私出脚錢即并正租一年兩度打脚雇男鬻女坵舍賣男極計窮遂即北窳勢不獲已情寔可矜自今已後更不得以義倉或造以上道者不在停限以後若不熟之少者任所司臨時奏聽進止其脚並以官物充六年三月詔曰德性養政二在養又必將厚生阜俗利物引義朕奉若天命嗣膺王業思一物失所以百姓為心間者河北河南頗非善熟人間糧食固應之少頃雖分遣使臣已領巡問猶慮鰥獨不能自存凡立義倉用為歲備今舊穀向沒新麥未登蚕月務因田家作苦不有惠恤其何以安宜間後因儲時令貸給况京地轉積歲月滋壞因而復造為利引多將以散滯收贏理則均施所司明作條件俾便公私

七年六月勅閩內隴佑河南河東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堯綿益彭蜀資漢劔茂等州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糶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

十六年十月勅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糶以寔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收糶事須兩利不得限數配糶訖具所用錢物及所糶得物數且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

二十九年制曰本置倉儲用防水旱朕每念黎庶常憂匱之承前有遭損之州皆待奏報然始賑給近年亦分命使臣與州縣相知處置尚慮道路應遠往復淹滯以此恤人何救懸絕自令已後若有損處應須賑給宜令州縣長官與採訪使勘會量事給訖奏聞朕當重遣使臣宣慰按覆

天聖四載五月詔曰如聞今載收麥倍勝常歲稍至豐賤即慮傷農處置之間事資通濟宜令河南河北諸郡長宜取當處常平錢於時價外對別加三五錢量事收糴大麥貯常其義倉亦宜准此仍委採訪使勾當便勘覆具數一時錄奏請道有糧儲少處各隨土宜如堪貯積示准此處

六載三月二十二日太府少卿張瑄奏准西載五月八日并五載三月十六日勅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糴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准開元二十八年七月九日勅量事賒糴至粟麥熟時微納臣使司商量具糴曰糴不同別用其賒糴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一十代宗廣德二年正月諸道轉運使專判使支戶部侍郎第五琦奏天下諸州置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本錢隨當處米物

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糴賣

德宗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未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價糴貸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浸廢因循未嘗垂三十年其開或因凶荒流散餒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准平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可鍾之歲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歲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蓋為行輕重之法也自皆陛下登極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糴益米雖經頻少年兩米價不復騰貴此乃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市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十萬貫隨

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斛足段絲麻等常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重輕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史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軍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得而足終不能為常平之計也自晉劉下金林夫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稅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糴之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須聞奏

六年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田穀也及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覆二十四方石貨借百姓道州府有乏少種稼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並具停徵客至豐年然後填納

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應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斛請准舊例減估出糴但以名數奏申有司更不收常州縣得專達以利百姓從之

穆宗長慶二年十月詔江淮諸州旱損頗多所在價不免踊貴宜委淮南浙西浙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本道有水旱處取常平義倉斛斛據時估減半價出糴以惠貧民四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朕此之由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勾當苟為長史迫制即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有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

文宗大和七年八月詔曰如聞今歲所在豐稔其義倉斛斛先有借用處委戶部勾當並須及時填足

八年九月詔准江浙西等道仍歲水潦遣致中侍御史任曉馳
往慰勞以此年賑貸多為奸吏所欺徒有其名惠不及下宜委
所在長史以軍卅自貯官倉米減一半價出糴務及貧弱如無
貯蓄處即以常平倉米糴田苗全損處全放其年青苗錢余亦
量議蠲減

九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常平義倉本虞水旱以時賑卹卅府不
詳文理或申省取裁或奏候進止自今已後應遭水旱處先據
貧下戶及鰥寡憊獨不齊者便開倉准元勅作等第販貸訖具
數申報有司如或水旱尤甚米麥翔貴亦任准元勅減價出糴
熟時糴填委請道觀察使各下諸卅重令知委
三月制曰朕以寡得託于兆人之上雖菽、業、思理不怠而
政道多闕和氣用傷仍歲水旱黎人艱食為之父母斯心鬱陶
如聞魏博六卅阻飢尤甚野無青草道殣相望及山南東道陳
許鄆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於飢疫慮乏種餉其魏博宜賜
粟五萬山石南東道陳許鄆曹濮等三道各賜糙米二萬石充
賑給委度支逐便支遣淮南浙西兩道委長吏以常平義倉粟
賑賜應諸道有飢疫處軍糧積蓄之外其屬度支戶部雜穀並
令減價出糴以濟貧人其有宰收非才貪殘為害及承前積弊
須有條流或冤獄留滯速宜踈決者並委觀察使糾察詳訪具
狀聞奏用弭天膏以副朕焦勞之慮
開成元年八月戶部奏應諸卅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起今後
通公私田畝別細粟一秣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
歲月稍久自致充盈縱逢水旱之災永絕流亡之慮勅從之
十一月陳許觀察使杜悰奏陳許察三卅常平義倉斛斗除元
數外當使添粟一十萬石分貯三卅以備水旱
十二月益鐵轉運使奏據江淮流後盧銅以江淮諸卅入將阻

飢請於來年運米數內量留收貯至春夏百姓飢之際減價出糶收其直待熟償之無損子官有利子人帝嘉之詔留常運米三十万石
宣宗以會昌六年即粒五月赦節文常平義倉斛斗以出百姓大和中又於常數外每斛配率一升并稱防定亦其所徵常平義倉正數都無商量如聞此色在諸州縣皆兩徵已困之人何堪重歛自今以後宜停徵大和中每畝率配之數仍令所在長吏分明曉示以絕奸欺
大中六年四月戶部奏天下州府收管常平義倉斛斗今日已後如諸道應遭灾荒水旱便委長吏清強官審勘如實是水旱處便任開倉先貧下不濟戶給貸訖具數分析申奏并報臣本司切不得妄給與富豪人戶其所使斛斗仍仰錄事參軍至當年秋熟後專勾當據數拘收填納不令違次如州府無水旱委

有給使又不及時填貯其錄事參軍本判官重加殿罰其長吏具術奏聽進止所冀得濟疲人無免欠闕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中書舍人張文室請復常平倉

四年九月左補闕張昭遠奏切見今秋物絕賤百姓隨地畝細配錢物名目多般皆賤糶供輸極傷農業既未能減放則請加佑折納斛斗稍便於民又因朝邑來備凶年之法州府置常平倉飢歲以賑貧民請於天下最豐熟處折納斛斗以倉貯之依常平法出納則国家常有粟而民不匱也疏奏不報

長興元年五月右司郎中盧遵奏請置常平義倉以備凶歲漢隱帝乾祐二年太子詹事曹允昇上言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時或水旱為灾虫蝗害稼既無九年之畜寧救百姓之飢天災流行古今代有而前代縱逢灾歎免至流亡盖以分灾恤民素有儲備臣請依古法置常平倉請於天下京都州府租賦

漢武帝太初末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死西域者益得賤謂得拜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

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領之謂護營以給外國使者五穀以其所種及匈奴昆邪王降後度

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音往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千人

稍蚕食地接匈奴以此其地不相絕是時軍旅連出師行十二年海

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東接扶渠犁皆

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

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繒采可以易

穀食宜給足不可之言其錐刀及黃金繒采與中國臣愚以為

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區地形通

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斥候屬校

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驛置也今之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

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課家謂妻屬就畜積為本業畜讀益壑溉田

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使臣謹遣徵事臣昌

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尉明邊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領陞

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且昧死請帝下詔深既往之悔不

復出軍

昭帝即位初用桑弘羊前義以杆弥太子賴毋為校尉將軍田

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龜茲讀謂其王曰賴

毋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

毋而上書謝漢

始元二年八月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二發也故吏前為官

元鳳四年平樂監傳介子既殺樓蘭王漢乃立尉署為王尉署

二於張掖為屯田也

蘭王弟先於漢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

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因中有伊脩城其地肥美願漢遣

一將屯田積穀今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

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填音竹切其後更置都尉

宣帝地節二年詔遣侍郎鄭吉及校尉司馬憲將免刑罪

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收秋穀吉憲郭諸國兵可

余人自與所將田士千百五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欲之王尚

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尽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復發

兵攻車使車師王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

至酒泉有詔还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

始使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車曰車師

也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

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

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

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數城日迺斛後常數千

騎往未守車師去渠犁千余里間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

犁者孰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

田者詔遣長羅候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余里揚威

武車師旁胡騎引兵去迺得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田匈奴傳

時西域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匈奴收其地以實之其後匈奴遣左

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田車師分地以實之右奧韃各六千騎與音郁切與左人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域者

不能下則百所出也

神爵三年自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

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候使吉并護北道故号都護都護起

自吉置也匈奴盖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各地枝莎

車之地枝分也田校尉始屬都護治烏孫壘城去陽關二

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都
護治焉

趙充國為後將軍討叛羌度其必懷欲罷騎兵也田以待其故

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奪得於外則福生於內

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

十斛蓋千六百九十三斛芟稟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岐乾

本和也石難久不解繇後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日卒讀

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

用兵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

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

前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

應募及推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方三百八十一人用

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蓋三百八斛分也要害處水

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籍補也治湟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令

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也田事出為至春人也古畝

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伴馬什二就草

伴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郡城益積

畜省大費田畜讀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万人一歲食謹上

田處及器用薄唯陛下裁許帝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

兵万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諸兵當何時決得熟

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金取勝是以貴謀

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之義固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

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視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

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班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

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凡解前後降者

萬七百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
謹條不出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為武
備因田致穀威得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
墜古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畔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

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

四也至春省甲士率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吓羗虞時亦楊威

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閭閻時下所伐材間讀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塞之地

離霜露疾疫殛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困塞坐得必勝之道七也

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

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皆也河南在河使生它變之憂

十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信讀

從枕席上過師十二也於橋成軍行安易若大費既省繇役豫

息以戒不虞十一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牛十二利臣充國

林下大馬匿衆不識長用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帝復

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

期日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

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

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君先零所在兵不往擊

父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繫我謂本始五年我

熟計復奏充國奏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

精兵令余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还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貴臣

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莫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

見北边自敦煌至遼東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墜有吏卒数

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挑平場

多高山遠望之便却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樵與譙同為技聯

不絕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備周核闔養馬也

敵解字相實遠聞禽獸也便兵弩劬闔具烽火幸通挑及并力

以逸待勞之兵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

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万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隳歸德宜

不久矣從今冬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它種中遠

涉河山而未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方久終不敢復將其累

重重歸妻二也累音切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旦必

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時未人民其原

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今

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讀日則出兵可

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

罷敵讀日疲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

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緣後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

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贍

羌諭以明詔宜皆緇風讀日雖有前亂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

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奉念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

之積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憚之便媮且

繼而亡後紿余責此人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

奮精兵討不義又留天誅當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

得熟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

事例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帝

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帝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慮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余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戊巳時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

王莽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

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

屯田北假以助軍

後漢武光建武五年馬援家屬隨隗囂質子恂歸洛陽居數月

而無它戕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糧客多乃上書

求屯田上林中帝許之

六年討虜將軍王霸屯田新安

時大中大夫張純七年詔驃騎大將軍杜茂引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

屯田遂通西域于真諸

帝章建初二年復罷屯田伊吾盧

順帝永建元年復朔方西河上郡既而激河後渠為屯田省內

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

周數年後右扶風韓皓代馬賢為校尉明年犀首詣皓自言求

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濕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郡羌皓後坐

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

乃解仇詛盟各自警備續故先示恩信乃止移屯田還隍中羌

乃解仇詛盟各自警備續故先示恩信乃止移屯田還隍中羌

意乃安

六年以伊吾田膏腴之地傍近西城匈奴資之以為鈔票復令

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陽嘉元年以遼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後置玄荒

那屯田六部

靈帝中平日中博爨為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十余營

魏太祖初與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

食既破黃巾款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棗祗及

韓浩建置屯田議太祖乃下令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

起終歲之計餓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寓無敵自破者不可

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棗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

人相食世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

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代先之良式也是日騎都尉

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開置

芍陂屯田芍音鵠州郡例置田官淮南郡吏倉慈數年中所在

積穀倉廩皆滿官渡之戰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任峻時

太祖欲廣置屯田以司空掾田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

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刊

馥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脩廣矣渠陵大堰水溉淮薊

南北三更種稻邊民之利

梁習為井州刺便摠故部曲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

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

齊王正始中司馬宣王秉政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

陂始大佃於淮北初宣王欲廣田畜穀為滅吳之資乃使鄧艾

行陳頃東至壽春父以為田良水少不足及地利宜開河渠引

水洗溉以通運漕之道乃着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

中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率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方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尅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施行復以減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條諸陂於潁之南北万余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蜀後主建中諸葛亮為丞相出師侵魏據五丈原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吳大帝赤烏中新都都尉陳表吳郡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徇毗陵男女各數萬石晉安平王孚魏明帝時為度支尚書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脩田桑田是關中軍國有余待賊有備矣

扶風王駿武帝初為鎮西將軍都督雍梁等州勸督農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來以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

羊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卒勞兵出鎮南夏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余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余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東晉大康中為張華司空賊曹屬時欲廣農哲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在飢窮故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

大禹尽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惠水旱失中率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辛農理強畔於原隰勤簞衣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百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員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可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之少之人雖頗割徒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誠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悍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以致也可悉徒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斲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駉駉在坰史充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易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扶惜其魚捕之饒搆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謹載在史篇謂宜復下即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充豫汙沃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而生於畚耜多稼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隋而潢潦臻崇出川而霖雨息自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侵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州刺史使謹案以聞人昔魏氏徒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幸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太盛益也

荀崧為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之晉陵軍事北鎮

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龜史記卷九十二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許洛開江西嘜田十余頃以為軍儲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切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在皆宜赴農使軍各宜佃作即以為廩後趙石季龍謀伐昌黎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眾方余屯用于海濱自出卅東至白狼大與屯田新書卷一百一十五宋毛脩之為冠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羌先遣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魏書卷一百一十五王弘為會稽王司馬道子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未役繁興弘以為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牒懷南畝事與時不可失宜早督田峻以要歲功而府資役單刻控弘無所雖復屬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園圃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治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購收入甚懲愚謂若廻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治都邑小治各一所重其功課一一淮揚州求取亦當無之余者皆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治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弘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以一委之本曹親局所必當練悉且近陳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能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引廢屯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引過蒙飾耀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耶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具可以垂拱待也晉書卷一百一十五南齊垣崇祖為豫州刺史平西將軍明帝使入閩參虜消息還勅崇祖曰卿視是吾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殘醜遂勅崇祖脩治芍陂田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祖冲之為長水校尉領充從僕射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
農殖明帝建武中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
會連有事竟不行

徐孝嗣建武末為尚書令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之孝嗣表立
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切故井阻墻里長
穀成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已還詳畧可見但
求之自古為諭則賒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
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苦不周利害之基莫
此為急臣此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限邊
不脩成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戎卒增衆遠
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
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之溉之源善膏肥確之異州郡縣成
主師已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救麥二種益是北土
所宜彼人便之不戒粳稻開倉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
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
司其事田器耕牛壹詳所給歲終言最明其刑賞此功克奉庶
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奏御見
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

梁陳慶之為都督南北司豫諸軍事罷義陽鎮兵停陸轉運江
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
賞之

夏侯夔為豫州刺史時積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師軍人於倉陵
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方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
賴之

裴邃為境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後又為西戎校尉比梁
秦二州刺史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軍民吏獲安

安
後魏東平公儀秦王翰之子道武命督田屯於河外自五原至
稠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

薛虎子為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日隨不出公庫任
其私用常若飢寒虎子上表於孝文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
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已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并
兼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若不委粟彭城以強豐沛則何
以柘定江閔婦一銜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方資糧之絹人
十二疋即日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論之於公无
毫釐之潤語其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
今徐州左右水陸壤汝清汴通流足盈溉灌其中良田十万余
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卒之計其牛數足得万頭與之公田必
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尚衆且耕且

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暨時之耕充於數年之
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
之資於國亦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亮國耕浩亶
以強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孝文納
之

范紹為寧遠將軍義陽太守時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
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廣闢屯田八座奏
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校尉紹勤於勸課步歲大獲
宋弁為黃門郎隨車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穎
崇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

杜纂為積弩將軍既平南陽又詣赭陽武陽二郡課種公田隨
供軍費

北齊斛律羨為幽州道行臺僕射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

潞因以灌田邊諸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
嵇暉孝昭皇建中為平州刺史暉建議開幽州督亢田陂長城
左右營也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
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隨郭衍文帝開皇中為朔州總管所部有長安鎮北接蕃境常
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石民免轉輸之勞趙
仲卿為朔州總管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
轉輸勞弊帝乃令仲卿於長城已北大具屯田以實塞下又於
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

煬帝大業中列權從征吐谷渾帝令權過曼頭亦水置河源郡
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
唐高祖武德初竇靜為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
師旅歲具軍糧不屬靜上表請於大原多置屯田以省餽運議

若以人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復上書辭甚功於是徵
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十
萬斛高祖善之六年秦王又奏請益置屯田於并州界高祖從
之

竇軌為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擊臨羌破其部衆軌度羌胡終為
後患於松州置屯田以備後卒

太宗身觀初張儉為朔州刺史廣營屯田歲致數十萬斛邊糧
益饒及遭喪儉勸百姓相贍遂免飢餒州境獨安

張公謹為代州都督上表請屯田以省轉運高宗是慶中劉仁
軌為帶方州刺史鎮守百濟於是漸營屯積糧撫士以經略高
麗則天天授初婁師德為檢校豐州都督知營田事則天下書
勞曰卿受委北垂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卒既多京
坻遽積不煩和采之費無復輸運之艱兩軍及其鎮兵數年咸

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弥著覽以嘉尚忻悅良深長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拜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籍邊境營田鄉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為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姓

郭元振長安中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元振令甘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及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戾通收變之後數年豐稔遂斛至數十錢積軍糧可支數十年中宗王駿為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有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駿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又漚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庚戌詔曰陳許豫壽等四州本開稻田將利百姓度其收穫甚役功庸何如分地均耕令人自種先所置屯田宜并定其地量給逃還及貧下百姓

代宗大曆五年詔諸州置屯田並停收留華同澤等三州屯田乃悉以度之務委于宰臣李承大曆末為淮南西點陝使奏於楚州置常豐堰以禦海潮屯田墾鹵歲收十倍至德宗初嚴郢為京兆尹宰相楊炎不習邊事請於豐川屯田發輔入開陵陽渠人頗苦之郢嘗從事朔方曉其利害乃具五城田屯及募兵倉儲等數奏曰按田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蓋功力不及因致荒廢今若發兩京閩輔人於農州浚渠營田徙擾兆庶必無其利臣不敢遠引他事請以內園植稻明之且秦地膏腴田林第一其內園丁皆京兆人於當處田月一替其易可見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內園使獨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計一丁歲當錢九十六千米七斛二斗計所僦丁三百每歲合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貫不知歲終收穫幾何臣計所得

不補所費况二十余里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贖其糧穀從太原轉餉運直至多又每今須給錢六十三千米七斛二斗私出資費數又倍之據所收必不登本而閔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與天宝已前屯田事殊臣雖至愚不敢不熟計惟當省察疏奏不報郢又上奏田伏以五城舊屯其數至廣臣前已挾名聞奏訖其五城軍士若以今日所運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至冬輸之又以所送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至冬令據時估輸穀如此即閔輔免於徵發五城豐厚力農闢田比之沒渠十倍之利也時炎方用郢議不省卒開陵陽渠而境棄之此其率賦於天下皆也

劉怱為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祿李元諒貞元中為隴右節度於涇州及良原收軍田粟數可不知將刈獲涇原節度劉昌遣兵數千屯於潘原以禦蕃寇自是邊軍頗有儲積

李復為義成軍節度使請於白馬衛南置屯田數百頃以資軍食時人悅之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公事善部署曲還之為節度使元陽為大將環使董作於西華屯元陽盛夏忙穡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無歲不稔軍中足食

憲宗元和三年六月以東都防禦使舊苑內營田六百五十頃至六年令河南府收管營種歲終具所得聞奏其營田兵罷之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詔諸道除邊軍營田處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其所管田自為軍中如要營田任取食糧資用不合取百姓營田并以濟地回換百姓肥濃地其軍中健兒不得輒妄招召

敬宗長慶四年七月靈武節度使奏於特進渠新置營田六百頃

室曆元年楊元卿為滄景節度使詔以所置屯田有禪國用命
兼充當道營田使是冬元卿上言營田收廩粟二十萬斛請付
度支充軍糧崔引禮為河陽節度使上言於秦渠下闢荒田二
百頃歲收粟二萬斛從室曆二年減去支所給數
文宗太平殷稍為滄齊德等州觀察使上言當管河北兩州
百姓耕牛見管戶一万三千六百九十四除老弱單獨外其間
大半力堪營種去年緣無耕牛百姓掘草根充糧一年虛過飢
飢相繼轉死道路臣去年射親勸責酌量人力於一万三千戶
內每戶請牛一具支絹綾五疋計三萬疋余二千戶不得牛營
田不敢不奏詔曰滄州營田已有次第耕牛欠數頻有奏論方
及春農實支濟恤宜更賜綾絹一疋疋其來年將士糧米便勒
本
道自供

六年二月戶部尚書判度支王起奏靈武邠寧田土寬廣又復
肥濃悉堪種時承前但逐年旋支錢收糴悉無貯積與本道計
會立營田徙之

七年四月以宣武軍先置營田別加田卒至是勅罷其卒計所
停糧五万七千余斛節度使楊元卿奏請於營田頃畝之內加
稅小麥三万九千余斛以代給其糧而留其卒詔許之開成元
年三月戊午度支奏請停京西營田武宗會昌六年五月赦節
文靈武天德三城封部之內皆有良田緣無居人久絕耕種自
今已後天下囚徒合處死刑價非巨蠹者特許生全并家口配
流此三道仍今本軍鎮各收管安存兼接借農具使務耕植
宣宗大中三年八月勅曰原州威州秦州武州并六關訪問土
地肥沃水草豐美如有百姓要墾闢耕種五年內不加稅賦五
年後量定戶籍便為永業其京城有犯事合流役囚徒從今後

平切配十處收管者十處者謂州秦州威州武州驛藏關石門
關木峽關六盤關制勝關石峽關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西京奏制三白渠起置營田務十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子嶠上言請邊上兵
士起置營教趙充國諸葛亮之術庶令且戰且利塗致輕捷
三月左司郎中盧損止言以今歲南征運糧糜費唐鄧復郢地
利膏腴請以下軍官健與置營田度減民役以備軍行開元
長興元年七月前洋州節度副使程又徽莫州刺史充兩州營田使
莫兩州界起置營田以備邊因授又徽莫州刺史充兩州營田使
晉張希崇為靈州南使留復先是州界與戎人交處每歲以戎
兵運糧經五日里有剽剽之患希崇乃開故屯田諭進士使播
種軍食大濟靈書褒之因正授戎節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

邦計部

關市 絲帛

權酷

周官萍氏之戕掌戎酒謹酒之事蓋所以察其過多失時而使
民節用也漢初或歲之不登人至艱食慮其糜穀乃申禁止天
漢之年安建權法官設酷釀龍取其利其後郡國率士議以當
罷公車上書稱其非便布在方策論之詳矣若乃稽古立政因
時創制定沴存作室穀而貴農游情尚衆懲奸而革弊於是頒
一切之法崇務本之道斯可矣至於析秋豪之心計峻金斛之
刑典茲固異夫成周設官之旨也

漢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酷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酷酒

武帝夫漢三年二月初權酒酤酤音獨獨官用置如道路設木為其權獨取利也權音步渡橋爾雅謂之實杜之權因立名焉酤音

昭帝元始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奉賢良文學孝民所疾苦

議罷鹽鐵權酤七月罷權酤官令民民得以律占租律請當占

不自占物反買錢縣官也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

四錢時桑弘羊為御史大人與丞相田千秋共奏罷酒酤六

元帝時賈損之上書言文帝時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至

武帝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因

矣王莽時義和魯康言酒酤獨未幹幹謂主酒者天之麥祿帝

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得故

詩曰無酒酤我小雅伐本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族而論語曰酤

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

可以相御也御美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

是以疑而弗食令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礼相養故而亡限則

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廬

以賣廬者賣酒之區也取其一也仇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鹿米

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

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三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

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釀戩反炭戩也給二器新焦

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即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

仲張長督臨菑姓偉等律姓名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

通姦多張空簿簿也府減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若之復下詔

曰夫監食者之將將天也酒有樂之長嘉會之好鐵曰

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減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海

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
家備家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
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畢至死奸
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後漢和帝永元十六年二月詔充豫徐冀四州北年雨多傷稼
禁沽酒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禁沽酒

桓帝永興二年九月丁卯詔以水旱禁郡國不得賣酒祀祠裁
足魏國初建時科禁酒

蜀先生主時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難初平開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歲饑禁酒

義熙三年二月己丑火赦除酒禁

後趙石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
皆以釀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斷酒

二十年正月乙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並禁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開酒禁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詔曰水旱成災穀稼傷弊凡三調
衆逋可同申至秋登京師二縣朱方姑熟可摧斷酒

陳文帝天嘉二年十二月甲申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
真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監傳及權酤之科詔並施行

後魏文成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
多因酒致訟或議王政惡有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皆斬之

獻文帝即位開酒禁吉凶賓祭則開禁有日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閏九月禁京師酤酒

天象元年四月開酒禁

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以年穀不登禁酤酒

後王天統五年十月壬戌詔禁造酒

武平六年閏八月辛巳開酒禁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周家之弊官置酒坊至是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勸娛芻豢之滋致甘於豐衍然而流酒之輩絕業亡資墮窳之氓聘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數不登市肆騰踊趣未者衆浮冗尚多有羞趨糴重增其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閭內諸州官民具斷屠酤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粟麥貴斷五熟雜食酤酒

玄宗先天二年十一月禁城京酤酒歲飢故也

肅宗乾元元年三月詔曰為政之本期於節用今農公在家務療食未優如開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麴蘖之費有損國儲游墮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沽酒即宜禁斷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二年十月禁沽酒除先祿供進祭祀及寔藩客外一切禁斷

代宗宝應二年三月以恭陵乾陵發引詔禁沽酒

廣得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即位七月罷天下權酒
建中三年閏正月初權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一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酤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權真元二年十二月度支請於京城及畿縣行權酒之法每斛權一百五十其酒戶並蠲免差役從之

憲宗元宗二年正月制酤酒及雜權率並同禁斷

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權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貫均率從之

十四年七月湖州刺史李應奏先是官酤代百姓納權歲月既久為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登舊額仍許入兩稅隨貫

均出依舊例折納輕貸送上都許之權酒錢舊兩稅微衆

為進奉設酒法問之納輸不充諸置官坊酤酒以濟其私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閏正月浙西觀察使竇易直奏

當道舊例官酤代百姓細權去年湖州刺史李應奏請罷當州官酤代百姓納權度我鎮易為安撫疲人免輸權利勅曰不酤

官酒有益疲人管內六州皆合一例宜並准湖州勅處分議者是李應而非易直

長慶元年正月制權酒錢有已分配百姓處又置酒店官酤并諸色權率切宜禁斷

三年王仲舒出為官西觀察奏罷犯權酒之罪以官錢二万貫代貧戶輸稅

文宗大和四年七月湖觀察使常詞奏前便王公亮請奏權麴收其贏利將代上供臣到州察訪自停加配閭里稍安人戶逃

者亦漸歸復但藏挾頗易桂陷頗多兼當州土宜少有麴麥州司遠處求余般運甚難伏請却停權麴任高旅將至當州司

准權酒元勅及洪州鄂州流例於州縣津市官酤以代人戶配額可之

五年正月江西觀察使裴誼奏當道從大和元年觀察使李憲以軍用不足奏請禁百姓造酒官中自酤更緣為奸酒味薄惡

老病生產盡不堪任公開傳門私謗盈路臣叨膺重寄合務便

人請停官酤任自醞造臣請諸色方園節儉異使軍用濟辦又
無怨咨可之奏請禁官酤六月詔又奏洪州每年合送省權酒錢五萬貫文舊例百姓醞
造其錢依前例隨百姓兩稅貫頭均納當管洪州停官店酤酒
其錢已據數均配訖並不加配業戶從之中官胡人
八年二月詔京邑之內本無權酤屬貞元用兵之後費用稍廣
始定店戶等第令其納權況万方所聚私釀至多禁令既不可
拖權利自無所入徒立課額殊非惠人其長安万年兩縣見徵
權酒錢一萬五千一百又若先欠者並宜赦免其權酒
錢起令亦宜停

武宗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醴并置官店酤
酒代百姓納權酒錢并充資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江
州襄州河東五處權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酤酒如聞禁
止私酤過聞嚴酤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
從今已後如有私酤酒及置私醴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
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勾擾其所犯之人
任用重典無不得沒入家產

梁太祖開平三年十一月勅許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醴官中不
禁貞元二年二月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
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海畝納醴錢五文足陌一任
百姓自造私醴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州
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醴酒戶便許自造醴酒貨賣仍
取夫成二年正月至年終逐戶計筭都買醴錢數內十分只納
二分以充權酒錢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權酒戶外其餘諸
色人亦許私造醴供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固連便仰糾察

勒依中等酒戶納權其坊一任酤不在納權之限其麴勅命到後任便踏造如賣麴酒戶中有去年曾買麴今年因事不辦賣麴往開店者則與出落如親新勅有情願開店投權者則不許舊戶便冷依見納錢中等戶例出權此後酒戶中有無力開店賣酒亦許隨處陳狀其舊細麴錢並宜停應慶諸處麴務據見管麴亦仰十分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踏造

此時孔循以爲麴法未一家於洛陽或獻此議以爲委其人便於國故行之

長吳元年二月敕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

二年五月詔曰酒醴所重麴蘖是先頃緣賣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畝量定稅錢訪聞數年已來雖犯法者稀而傷民則甚蓋以亂離日久貧下戶多終過昇平且勤稼穡各務耕田

鑿井敦能枕麴籍糟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納漸成周弊深可憫傷况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才切施行無名之來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和亂夕改之嫌應三京諸道州府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並放其麴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於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勅下之日人甚悅之

是年七月三司奏諸道州府申論先有勅命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慮課額不追請准已前麴法百姓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從之仍據百姓已造到麴令送納入官量支還麥本

周大祖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麴法凡犯五斤已上者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

周世宗顯德四年七月詔曰諸道州府麴務今後一依往例官中禁法賣麴逐處先置都務候勅到日並仰停罷據見在麴數

依時踏造候人戶將價錢據數給麴不得賒賣抑配與人應鄉
村人戶今後並許自造米醋反買糟造錯供食仍許於本州縣
界就精美處酤買其酒麴法條依舊施行先是自晉漢已來諸
道州府皆權計麴額置都務以酤酒醋例皆聽民間簿世宗知
其弊故改法

關市

周礼司閔賞國貨之節神農為市天下之人故出入有征交易
而退將俾人知禁而有物平也自漢興矣還國用斯廣故察其
過所謹其貨財譏訶偽遊以重其明禁增加賦善以給手有司
斯亦因時有為以取經費者也自茲厥後蓋無改焉
周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謂不征雜稅也
齊桓公踐位十九年施關市之征謂正稅也五十而取取其一
漢文帝十年三月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孝武元光六年初算商車

元狩四年冬初算緡錢先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民蓄積無有

皆仰縣宮異時秦軹車賈人之緡皆錢有羗小請美如故緡照

以貫錢每貫千錢諸賈人末作貫貨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賈賒

假與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也諸作有租乃

鑄財物多也率緡錢二十而算一則有美一子錢諸作有租乃

軹車一算比例也非也而有軹車皆令出一算非商賈人軹車二

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

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有不輸稅令入得

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外者以給關吏卒食漢書

志弘農郡有故秦壘谷關上黨即有上黨關壘口關石研關天
井閭伴何即有緡蒲關進桑關邑即魚復有江關都尉治襄

即有陽關王門關代局有五原關登格
即有離水關嘉平關合浦有合浦關

天漢二年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華多遠交依東方群盜
其謹察出入者日之入關皆用傳傳頌因裂緇帛分持後復出
郭丹從宛人陳兆買入

封符既人也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開關梁易曰先

日開關商施不行又後漢書志河南有坐各關左右絕岸十文
中容車有輜輳關有銅關必農郡有滎關河南有武牢關中山

有馬安陽有武關

魏文帝初嗣魏王位下令田關津所以通商旅設禁重稅非所

以便民其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

晉元帝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

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之收

四名為散估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直

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

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

大市自余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署官司稅殿既重時甚苦之

孝武寧康元年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稅晉書地理志河南郡
有西谷關咸陽關

改關外農有鹽谷間關上洛有悅
關及郡有銅關武昌郡有益口關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

來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伏自防悉勿禁

顧憲之字士恩後廢帝元徽中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

齊武帝於余兆立邸頗縱咨憲之至即除之西陵戍主杜元整

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棣稅官格曰三

十五百方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可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棣

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方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

憲之議曰尋始立牛棣非苟通餽以稅也當以風濤延險人力

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輪直無怨京師船渡即其

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過別道人生理外凡如北類
不經煉煩牛者上祥被報蒙亭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如得暫弭
案吳與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田饑棘田新減尚未
譏登外格加倍將以何術阜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定權
利重增國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此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
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有關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
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其所牽腹心亦當
歛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為損蓋徵
欵人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於人愚又以
便宜者蓋謂便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
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人可來便於公名與實
反有乖政體見如此等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万八貫不滿
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余一凡有貨者多是士

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三五屬言並惟正百端輸又則
常笑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
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藥玄起蠶事絕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
牽責應公贖私日不敢給歛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
刑罰身且不受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乃復滋禁網徒峻
猶不能悅竊尋人之多偽是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
勤劇奇巧所擾積習生常逐迷忘返四海之大庶黎之衆心用
參差難卒澄之化宜以漸不可疾貴成存不擾歲疾納漕務詳
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病前後累千符肯既嚴不敢聞信驟
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跪狀千變万源問者忽不經懷見殊刑
者寔足傷駭兼親屬理任流離道路時轉漕事方未已其士人
婦女彌難厝哀不簡則疑其有巧歆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
委縣保率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痾

者重荷生造之恩又永與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殊歎亦復特甚復憫逢水旱寔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與步擔合史會稽曰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與本是培土事在可知因循余

後魏孝明孝昌三年閏十一月稅市出入者冬一錢店舍為五

等前廢帝即位詔稅市及稅鹽之官悉廢

北齊後主武平六年以軍國資用不是稅關市每東山澤鹽鐵

店肆輕重各有差時黃門侍郎顧之推奏請開府邸題贊成之費不在軍國之

後周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

宣帝大象二年復稅入市者人一錢

隋高祖初為周相除入市之稅

唐太宗武德五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詔曰遠至近安昔

王令典通財鬻貨生民常業閔梁之書襟要斯在義止懲姦無

取苛暴近代拘刻禁禦滋彰固山川之重阻聚珍奇而不出遂

使商旅寢廢行李稽留止失博厚之恩下蓄無聊之怨非所以

綏安百姓懷輯万方化洽升平克隆至治者也朕君臨區宇情

深覆育率土之內靡隔幽遐使公徃來私道路無壅蹶寶交易

中外匪殊思改前弊以諧民俗其謹閑以東緣河諸閑悉宜停

廢其金銀綾等雜物依格不得出閑者並不須禁

高宗顯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洛州置北市隸太府寺並不須禁

武右天授二年七月九日勅其雍州已西安置潼關即宜廢省

洛州南面北面各置閑

三年四月十六日神都置西市尋廢

長安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廢京中市

二年二月有司表請稅閑市鳳門舍入崔融深以為不可上疏

諫曰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止商但是行旅盡稅者臣謹
案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巧通未造於今
此徒止抑所以咸增稅賦臣謹商度古今料量家國竊將為不
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璞未散公田
籍而不稅關防設而不征中代已來洗風驟進桑疲麻弊稼穡
辛勤於是各徇通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
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林廢弊緇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
瘼先生懲其若此所以稅關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
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去法乃任情懲之末
代於何曉仰清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於憲章婢典乃是遵皆周
宮臣知其不可一也臣謹案易繫辭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日
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
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即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有
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孝以居位曰士殖士闢穀曰農作巧成器
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賈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
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徭之蕭和又云人情一定不復動搖
傳又云曹參相齊國安集大和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
市為寄慎物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
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
受善惡若窮之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
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
雜閩必據檢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重氣
結黨連即暗鳴則旁乃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
變法定其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
流迸裔人亦自撓擾殊俗人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隣與附之旅
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

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幣藏助國軍殊不知
軍國益擾幣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有云古之為官
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開者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來者同流且
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已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蕞三江五
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牛艘万舳交貨往還旦永日
今若江津河口致鋪納稅之則檢覆之則進留此津終過彼鋪
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將就賄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
量物而稅觸逢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
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方商費業方商費業則人不聊生其間
或有輕訛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鄴陽暴雲之客富中悍壯
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如之以重稅困之以威脅一旦數窮
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和者四也五
帝之初不可詳也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

至如關氏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
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閔為禦暴之所市市為聚
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閔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國人散則懷不
執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一安則天下之
市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閔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
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隨握齷亦
所不行私道存也臣知其不可五也今之所稅閔市者何也豈
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莫有殷瞻然也徵臣敢借
前著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與天地合其得日月合
其明後使衆靈宰制群動沉璧于洛客石于嵩鑄宝鼎以窮姦
坐明堂而布正頌声洋溢和氣細繡三皇不足五帝不足六神
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慙蕩應時平珍南蠻終動計日歸降域
五十余國廣輸一万余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以為患者唯有

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文起即同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強折獨
有默啜假息孤思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
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穰愛人力惜人財王侯封妃王新
禮所有支料咸今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克舜之用心也且聞中
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蕩况承
平歲積簿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
怨則蕩擾蕩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
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余古人有言王者藏於
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
若師兵有費國儲多窘即計倍等商賈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
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天下幸甚陛下
留神繫表蜀想政源昌茲炙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務不遺
先天後人靈心密應時之得失小臣何知率陳警詞伏紙惶惕

疏奏帝納之遂寢其事

四年十一月又置神都西市

中宗景龍元年十一月敕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常以
午時擊鼓三百下而衆大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散其州
縣令務少處不設設鉦鼓听之車駕行幸處即於頓側立市差
之官人權檢校市事

是月又勅兩京市諸行自有正鋪者不得於鋪前更造偏鋪名
聽用尋常一椽偏康諸行以濫物交易者沒官諸在市及人衆
中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

玄宗開元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又廢其口馬移入北市
二十年勅曰綾羅絹布雜貨交易皆通用如聞市四必消見錢深
非道理自今已後與錢貨兼用違者准法罪之
天宝八載十月五日西京咸遠堂置西市華清官置北市

肅宗乾元元年八月勅大散間宜依舊令鳳翔府收管

代宗寶應元年九月勅駱谷金襄予午等路往來行客所將隨

身器仗等今日已復除即官御史諸州部統進奉事官任將器

仗隨身自余私客皆須過所上具將器仗色目然後放過如過

所上不具所將器仗色目數者一切於守提處勒留

大曆八年七月勅京城內諸坊市門至秋成後宜令所由勾當

脩補

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於楊

州置邸肆貿易者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

大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貿販別置邸肆名託軍用實私其利

焉至是乃絕

德宗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

皆置吏關商人財貨計錢每千稅二十文

二年五月以軍兵十一而稅商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德宗在奉天行在宮受朝賀畢大赦改

元制曰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赦文應緣宮市並出正文帖依時價買賣

不得侵擾百姓貞元以後京師多中官市物於廛四謂之官市

推紅紫之物倍高其估尺寸裂以酬價謂也精供富商皆匿名

深居東列塢閑唯麤苦富弱市後又強驅子禁中傾車乘整輩

而剛以文尺帛色小不由其去蒼頭女如輕車名馬備備欄卷

得院補為幸京邑之人曉愁叫閭新

憲宗元和九年五月豐州奏中受降城與靈州城接界請置閭

從之

敬宗寶曆二年七月義成軍節度使李聰奏請於穎川置塲稅

商旅以贍軍從之合盡開十月京兆尹劉栖楚術者數之妙苟利於時必以救患伏以前

度甚兩開門得晴臣請今後每陰雨五日即今坊市閉北門以穰諸陰晴三日便令盡開使啓閉有常永為定式從之

文宗太和五年十月辛未戶部侍郎庾敬休奏劔南東川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稅及除陌錢等伏以劔南道稅茶回例委慶支巡院勾當權稅當司於上都召商人便換大和元年戶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度使商量取其穩便遂奏請稅茶事使司自勾當每年出錢四萬貫遂省近年以來都不依元奏并三道諸色錢物州府多逗遛不送皆不廩奉今請取江西例勾當於歸州置巡院所自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所冀免有懸欠仍令巡官李瀆專往與德裕遵古量商制置續具聞奏從之

開成二年夏五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先是一物皆稅令請停去雜稅唯留稅茶一色以助供軍詔曰惠人預在於必誠革弊宜量於去本又留茶稅惠則未終宜悉罷之每年特以度支戶部錢二萬貫賜供本軍及充驛料先是王智吳遂帥自立故朝廷姑息之因請致稅於泗口以贍軍用往來過為寇掠後之節帥多利其利不革前弊至是除元賞上於閣內遣令條奏及詔下往來之人遂絕怨咨

武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即位十二月勅京夜市宜令禁斷會昌六年七月勅如聞十六宅置宮市以來稍苦於百姓咸弊既久須有改宜自今已後所出市一物色上宜並依三宮直市不得令損刻有姓

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勅中縣戶滿三十已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不滿三十戶以上者並不得置市官治要路須置旧來交易繁者聽依三千戶法置仍申省諸縣在州郭下並置市官置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兵部侍郎裴休奏諸道節度使觀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榻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

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

三月隴州防禦使薛遠奏伏以汧源西境切在故關昔有隄防殊無制置

僻在重崗之上苟務高深今移要會之中實堪控扼回絕泉井

遠汲河流今則臨水挾山當川限谷危墻深壑克揚營壘之勢

伏乞改為定戎關吏鈐轄往來臣當界又有南田路亦是要

衝舊有水關亦請准前扼捉去正月二十七日起功今月十七

日畢謹畫圖進上勅旨薛遠新置關城得其要害形於圖畫頗

見公忠宜依所奏五日

七年七月二十日廢州縣市印

梁太祖開元年七月勅宜以關東為內仍以潼關隸陝州初置

釋使命是月又改武牢關為虎牢關初置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庚午租庸使孔謙奏諸道綱運商旅

多於私路苟免商稅不用官路往來宜令所在關防嚴加捉搦

山谷私細道路仍須郭塞以戢行人

三年八月戊寅免湖南榻地茶稅沿路稅錢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詔曰省司及諸府置稅茶場院自湖南至

京六七處納稅以至商旅不通及州使置雜稅務交下煩碎宜

定合稅物色名目商旅即許收稅不得邀難百姓諸道監務破

脚價極多獲少須有條流以成規制又詔諸州雜稅宜定合稅

物色名目不得邀難商旅租庸司先將係省錢物與人迴看宜

令悉底收納以塞俸門

四年七月兵部員外趙熙奏切見京城人買賣莊宅官中印契

每貫抽稅契錢二十文其市牙入每貫取錢一百文甚苦貧民

請行條理從之

長吳元年正月許州奏准詔放過淮南客二百三十人通商也

九月燕入梁廣投匭陳狀云天下商稅處多不由旧時閨市制
度以此倍擾農商亦請減除奸弊勅旨並許施行

二年八月勅應三京諸道州府商稅等不係屬州府皆是省
司差置場官朕自受命開基勵精布政將推誠而感物每屈已
以從人况於列侯尤所注意肯可山河重寄並在藩方閨市徵
租獨歸省務加以所置朕掌素處幽微向闡闡以肆威與王公
而抗礼盖已徃從權之事豈將來經久之規特議更改責除繁
屑自今已後諸商稅並委處州府撲斷依省司常年定額勾當
辦集莫除生事之端不棄豐財之理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閨防凡有征稅省司曾降
條流慮多時而或有隱藏因肆赦而再頒條貫應諸道商稅仰
逐處將省司合收稅條件文勝於本院前分明張懸不得收卷
榜內該說名目分數者即得收稅如榜內元不該說着係稅物

色即不得收稅宜令所在長吏常加覈察如敢有違條流亦將
文勝張懸將不合係稅物色收稅罔敷官法停滯商賈者盡時
吳名申送

七年十一月宣旨下三司應有徃來鹽貨悉稅之過稅每七斤
文往稅每斤一十文其諸道州府應有屬州鹽務並令省司差
人勾當既而糴鹽雖多而人戶鹽錢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苦之
漢高祖乾祐元年詔曰軍國之稅務在豐財閨市之征資於行
旅所宜優假俾流應天下商旅徃來所在並須饒借不得妄
有邀勒

隱帝乾祐二年國子司業樊倫上言三事其一耕桑未至國多
游民閨市之中稅物苛細請稍減省以惠疲民百姓賣物不多
所曆閨市並望除稅
三年六月太常少卿劉悅上言臣伏見買賣耕牛官中元無商

稅近日閉市場院不稟勅文悉是收稅歲計其利所入無多在
於農民即疲於市場請重降勅文明行止絕勸人耕稼國之大
計倉廩有積柯莫由斯周太祖廣順元年十二月甲寅相州李筠乞除收黃澤關商稅
課利從之

二年十一月鄆州言奉詔已示諭商稅院不收絲麻鞵等稅
三年正月澶州言於商稅回額上添長錢二千八百貫聽務添
七千貫從今年三月一日起納詔寢之不效三月詔曰青白池務素有定規稅自近年領垂循守比來青鹽
一石抽稅錢八百文足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錢五百文鹽五
升其後青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訪聞改法已來不便商販
蕃人漢戶求利艱難宜與優餽度今存濟今後每有青鹽一石
依舊抽稅錢八百文以八十五為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
五百鹽五升此外更不得利有逃求如聞遣上鎮鋪於蕃漢戶
市場糴余裏私抽稅今後一切止絕

絲帛

管子有言曰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然則籍其蠶稅教以
女工故夏書辨絲枲之貢周官述布帛之利其所由來尚矣歷
漢而下經制具存廣狹精麤不中則禁之錦繡纂組有害則却
之以庸為名用抑滯情兼粟為貨以通有無苟輕重混淆則良
苦難釋必在明開塞之術防巧偽之源使柔土適均賦歛不濫
然後數量可一風俗可齊致任土之宜求厥篚之美五十者可
以衣而知榮辱斯亦高功利之一端也

周武王時太公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四丈為定後封齊

貞海屬商少王穀乃勸以女工之業其後俗多織作水紉縵結鹿之物

漢武帝時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大

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万疋皆取足大農其後諸均輸帛五百万疋

東帝初即位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綉雜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紅也

後漢章帝建初元年詔齊相勿復送水紈方空穀吹綸絮錄鮮

魏太祖定鄴都令戶絹二疋絲二斤皆不得擅與藏疆賦弱魏武帝時有司奏衣舊調綿絹詔不肯

晉武帝時有司奏衣舊調綿絹詔不肯又云有司奏調房子一

惠帝永寧初洛中有綿四百方元帝渡江軍事草創蠶取賤布不有常准府中所儲數四千疋

宋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万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三三千細一兩三百四百貧者費妻子甚者或自縊死

侍中沉懷文具陳入因由是薄有所減江左自晉至陳其調三

後魏道武天吳中詔採諸漏戶今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紬兩絹八兩絹八尺

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

太武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厲郡縣孝文延興三年七月詔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疋綿一斤先

是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福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疋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於是更立嚴

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太和八年戶增帛三疋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

絮二斤絲一斤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增之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

出其司莫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宛陝徐青濟南豫東宛東徐

兩絹八兩絹八尺

江左自晉至陳其調三

十九卅貢綿絹及絲齒平并肆岐涇荆涼梁汾秦安營函夏光
鄧東秦司卅萬年鴈門上谷靈丘廣甯平涼郡懷化郡上郡之
長乎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
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秦卅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
州東莞郡之蒼諸東莞縣雍卅馮郡之蓮守縣咸陽郡之寧夷
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山卅華郡之夏陽縣徐
州濟北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贛榆襄贛縣皆以麻布完稅十
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准古法立隣里黨三長其民調一夫一婦
帛一疋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妖任耕
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其麻布之鄉
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牛以此為降天率十疋為公調二疋為
調外費三疋為内外百官俸

東魏孝靜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六坊之衆萬余人北徒春秋二

時賜帛以供衣服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

儲

北齊文宣時天室中調絹以七尺為丈右僕射崔暹言之仍依

舊焉

武成河清三年定令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折
一斤作絲

後周太祖為西魏相創制六官司賦掌功賦之政凡令人自十
八以至六十四與輕癯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
一疋綿八兩丁者半之其桑非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
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薶阮
齒孔則不徵其賦

清高祖開皇二年頒新令遵北齊之制丁男一牀桑土調以絹
絕麻土調以布絹絕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

僕隸各半之

九年平陳高祖親御朱雀門勞凱旅師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余万段

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高祖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許每年賜用至数百万改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

唐高祖初平京師傾府藏以賜勲人既而又患國用不給太原人刘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十万並在長安樵貴而布帛賤若伐樹衢及苑中之樹為樵以易布帛歲取數十万足立可致也又藏内繒絹疋皆有餘軸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賣動盈十余万段矣高祖並從大收其利

武德七年定令每丁調隨其鄉士所產綾絹絕各三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絕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



